

译文经典

人间失格·斜阳

人間失格·斜陽

Dazai Osamu

〔日〕太宰治 著

竺家荣 译

译文经典

014036414

人间失格 · 斜阳

人間失格 · 斜陽

Dazai Osamu

I313.45

〔日〕太宰治 著

854

竺家荣 译



北航

C1715696

I313.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8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失格·斜阳/(日)太宰治著;竺家荣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3

(译文经典)

ISBN 978 - 7 - 5327 - 6448 - 8

I . ①人… II . ①太… ②竺…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5298 号

人间失格·斜阳

太宰治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人间失格·斜阳

【日】太宰治 著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 / 赵 平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19,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448 - 8/I · 3852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39 - 2925888

悲剧人生的自我救赎（代序）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的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文学虽属于日本文学的另类，却是战后文学重要的坐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文学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他的作品中对于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少有可以比肩者，故而被评价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身于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地头面人物，曾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排行第九的太宰治自幼由姑母及保姆照顾，父亲的严厉与母爱的缺失造就了太宰治纤细而敏感的个性。初中

时他开始创办同人刊物，决心以文学为业。1930年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系就读，师从井伏鳟二。大学时期太宰治积极参加左翼运动，同时开始了放浪不羁的生活，期间四次自杀未遂，三十九岁时与情人一起投水自尽。

1935年太宰治以《丑角之花》初登文坛，在其短暂人生的十五年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三百篇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私小说式的作品），佳作众多，可以说是他的生平及其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但在他生前及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其文学价值并未被人们所认知，因太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贫困潦倒，因而被称为“弱者的文学”、“败北的文学”、“破灭型作家”等等，加之太宰自身跌宕起伏的人生、孤傲而自卑的个性，以及自虐反俗的作品题材，自身的经历与作品里的边缘人达到高度契合等等，形成其独特的魅力，同时也饱受争议。

太宰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其创作后期，即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到1948年这三年期间。本卷所选的两篇作品，都属于后期作品，亦是他的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中的两部（另一部是创作于1947年的《维庸之妻》）。这三部作品发表后，无不引起巨大反响。《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

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人间失格》（1948）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刻画了一个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

太宰治非常推崇芥川龙之介，并深受其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二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与芥川苦恼于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朦胧不安而结束自己的人生相似，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的悲剧性命运，为了拯救自己而投身写作，仿佛为了文学而生。他们的文学，也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太宰治殉道般的写作也到达了圆熟的顶点，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犹如燃烧生命般连续写出的这三部警世名作，以其独具特色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废墟。将描绘现代人的危机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太宰文学，凭借适逢其时的活生生的现实感震撼了世人。

《斜阳》采取穿插手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

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

和子在短暂婚姻失败后，回娘家生下了死婴。父亲病故，胞弟出征，与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因没有经济来源，她们不得不卖掉宅邸，过起自食其力的乡下生活。和子在这些坎坷境遇中经受了锻炼。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辈——颓唐的小说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羁令和子想入非非。她决意和上原生个孩子，来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上原不过是挂着作家头衔的无赖，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将自己比作德国女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作为第三者痴爱上原，使得其“爱情”带上了滑稽的色彩，犹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时也体现了超越喜剧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阳》成功塑造了和子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真实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躯支撑摇摇欲坠的家计，照料母亲，还不放弃寻找新生之路，并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她作为颓废青年直治的反衬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过这个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内心的挣扎。

与和子相反，弟弟直治无法在这堕落的时代苟活下去，最终走向毁灭。他与上原的交往根本无法挽救他，因为上原不过是通过否定人生来肯定自己的虚无主义者，而直治本质上是一个因对人性产生怀疑而烦恼，无法忍受高贵的美和伦理衰落的贵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始终没能如

愿，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

面对民众极端贫困化和精神荒废的战败后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于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直治认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说法，不但轻看他人，也轻看了自己，是让人放弃一切努力的语言。直治厌恶庸俗的“平等主义”思想，宣称：“我是贵族！”直治无法忍受草民的卑俗，也无法忍受上原的庸俗。直治像个纯情少女一样，面对上原的具有日本传统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说不出“我喜欢你”这句话来，可见他永远不会成为上原那样的无赖，他的贵族气质也传承着日本日渐衰败的美。

《人间失格》（又译《失去做人资格》）塑造了一个不幸的人物。如果说《斜阳》里对“弟弟”的自杀原因没有交代的话，那么在《人间失格》里，几乎可以找到完整的答案。

主人公大庭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对于家人、用人、同学、师长、朋友、女人，他都必须通过扮演“小丑”，才能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上学期间曾经积极参加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后来因为与女招待殉情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结果他被以教唆杀人的罪名短暂入狱；结婚之后，纯洁的妻子却因为信任他人而遭到玷污，使他精神彻底崩溃。最

后大庭叶藏这个丧失为人资格的人完全失去理性，从沉湎药物，买醉，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人生。他对自己的无能和“罪意识”，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他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而活着，他为了摆脱这样的状况而放任堕落，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毁灭。

叶藏的不幸似乎是天生注定的——自幼在似有似无的罪孽感的诅咒下长大，使他不具有与其他人平等交往和拒绝他人的能力，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其结果，总是受制于人，因而愈加懦弱和不幸。对他人的敌意、对家人的恐惧、对女性的不信任等等，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

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所认识的阿叶……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将自己驱赶入绝境，也正是这执著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的大家地位。

太宰治在这部小说里，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自杀身亡，走完了悲剧的一生。

太宰治以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文学做了最好的注解，他的文学是昭和时代的，也是他人生的自画像。他眷恋人生，却不愿在浊世中苟且，他的软弱与孤傲使他在文学中写尽了想说的

一切之后，飘然离去。

奥野健男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竺家荣

2013年9月5日于北京九渡山庄

“译文经典”（精装系列）

- 瓦尔登湖 [美]梭罗 著 徐迟 译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吴芳 译
情人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王道乾 译
香水 [德]豪斯金德 著 李清华 译
死于威尼斯 [德]托马斯·曼 著 钱鸿嘉 译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 著 储雷 译
金蔷薇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戴骢 译
动物农场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荣如德 译
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快乐王子 [英]王尔德 著 巴金 译
都柏林人 [爱]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
月亮和六便士 [英]毛姆 著 傅惟慈 译
蝇王 [英]戈尔丁 著 羿志成 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巫宁坤 等译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林少华 译
厨房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李萍 译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英]E·M·福斯特 著 巫滴云 译
爱的艺术 [美]弗洛姆 著 李健鸣 译
荒原狼 [德]赫尔曼·黑塞 著 赵登荣 倪诚恩 译
茵梦湖 [德]施托姆 著 施种 等译
局外人 [法]加缪 著 柳鸣九 译
磨坊文札 [法]都德 著 柳鸣九 译
遗产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彭伦 译
苏格拉底之死 [古希腊]柏拉图 著 谢善元 译
自我与本我 [奥]弗洛伊德 著 林尘 等译
“水仙号”的黑水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袁家耀 译
变形的陶醉 [奥地利]斯台芬·茨威格 著 赵蓉君 译
马尔特手记 [奥地利]里尔克 著 曹元勇 译
棉被 [日]田山花袋 著 周阅读
69 [日]村上龙 著 董方 译
田园交响曲 [法]纪德 著 李玉民 译
彩画集 [法]兰波 著 王道乾 译
爱情故事 [美]埃里奇·西格尔 著 舒心 鄂以迪 译
奥利弗的故事 [美]埃里奇·西格尔 著 舒心 译
哲学的慰藉 [英]阿兰·德波顿 著 资中筠 译
捕鼠器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黄显宁 译
权力与荣耀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傅惟慈 译
十一种孤独 [美]理查德·耶茨 著 陈新宇 译

- 浪子回家集
爱欲与文明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海浪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垮掉的一代
情人的礼物
旅行的艺术
格拉斯医生
非理性的人
论摄影
白夜
生存哲学
时代的精神状况
伊甸园
人论
空间的诗学
爵士时代的故事
瘟疫年纪事
想象
论自愿为奴
人间失格·斜阳
- [法] 纪德 著 卞之琳 译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勇 薛民 译
[法] 让·保罗·萨特 著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曹元勇 译
[美] 海明威 著 陈良廷 等译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金绍禹 译
[印度] 泰戈尔 著 吴岩 译
[英] 阿兰·德波顿 著 南治国 彭俊豪 何世原 译
[瑞典]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 著 王晔 译
[美] 威廉·巴雷特 著 段德智 译
[美] 苏珊·桑塔格 著 黄灿然 译
[俄罗斯] 托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德] 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德] 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美] 海明威 著 吴劳 译
[德] 恩斯特·卡西尔 著 甘阳 译
[法] 加斯东·巴什拉 著 张选婧 译
[美] F·S·菲茨杰拉德 著 裴因 萧甘 等译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许志强 译
[法] 让·保罗·萨特 著 杜小真 译
[法]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著 潘培庆 译
[日] 太宰治 著 竺家荣 译



北航

C1715696

目 录

悲剧人生的自我救赎（代序）	001
人间失格	001
斜阳	119

人间失格

我曾经看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第一张照片，他大约十岁的样子，应该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吧。这个男孩子被一群女人簇拥着（她们大概是他姐妹或堂姐妹们），站在庭院的池畔，身穿粗条纹裙裤，脑袋向左歪了近三十度，笑得煞是难看。难看吗？即便是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丑不甚关心的人），表情漠然地随口夸他一句“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啊！”也不会让对方觉得这是在阿谀。虽说在那孩子的脸上并非找不到可爱的影子，但是对美丑多少有点概念的人，只要瞥上他一眼，很可能会不快地发出：“哎呀，怪让人讨厌的小孩！”甚至于会像掸落毛虫时那样，把照片一下子扔在地上的。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很大变化，让人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是一副学生打扮。尽管很难判断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但已出落为一个相当英俊的学子了。只是有一点让人

觉得疑惑，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丝毫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露出一角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依然笑着。然而，这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满是皱纹的猴子似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与人的笑容不大一样。可以说是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苦涩之类的充实感，简直就像是一张白纸般笑着，宛如鸟儿的羽毛般轻飘飘的。换言之，整个人都给人以假人的感觉。说其“做作”，或轻浮，或“女气”都不足以表达，称之为“矫情”仍不足以表达。仔细打量的话，还会发觉这个相貌英俊的学生身上有种近似于鬼故事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不可思议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奇怪的，几乎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的头发已有几分斑白。照片的背景是一间肮脏的房间（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剥落）的某个角落，他正把双手拢在小火盆上烤火取暖。这一次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毫无表情。他木然坐在火盆前，双手伸向火盆，好像就这么坐着自然死亡了一般，使得整张照片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诡异的还不只这些，在这张照片中，他的脸部被放大成了特写，因此我得以仔细审视这张脸的整体构造，额头长得很平凡，额头上皱纹也很平凡，甚至连眉毛、鼻子、嘴唇、下巴也相当平